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 第二辑

昆虫记

KunChongJi



〔法〕J.H.法布尔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第二辑)

昆虫记

[法] J. H. 法布尔 著 冯聿飞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法)法布尔(Fabre,J. H.)著;冯聿飞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7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第2辑/程怀灵主编)
ISBN 978-7-5402-1989-5

I. 昆... II. ①法... ②冯... III. 昆虫学—青少年
读物 IV. 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9242号

书 名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第二辑)
责任编辑 里 功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泽利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1.325印张
字 数 2023千字
版 次 2008年7月北京第1版
200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1989-5
定 价 108.80元(全十二册)

本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导读

《昆虫记》的作者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科普作家、文学家法布尔(Jean Henri Fabre 1823 - 1915)。他出生在法国南方阿韦龙省圣雷翁村一户穷苦的农民家中,幼年时期随祖父母生活,对大自然中的花草虫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家庭生计所迫,少年时期随家多次迁居,居无定所,过着流浪的生活;因无法正常上学,很早就做工谋生,但他坚持自学,博闻强记,考上了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他开始了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他业余坚持自修,先后取得数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学士学位;业余坚持做动植物观察记录和潜心研究,凭借学术论文的实力,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在公共业余大学增设的自然课上“当着姑娘的面讲植物两性繁殖”,受到宗教界顽固派的攻击,从此失去了教师职业。

失业后,法布尔穷困潦倒,曾向英国著名哲学家穆勒求助,得到 3000 法郎赠款。此后,他以写作为生,并经过长期思考和准备,为开展他一生钟爱的昆虫学研究计划,在塞里尼昂小镇附近买了一所旧民宅——由他取名为荒石园。这一年他 56 岁,却开始了孤独清苦、但卓有成效的研究写作生涯。在荒石园度过的 36 年多的余生中,他写作了十卷本 220 多篇作品。1910 年,在他快要

87岁高龄的时候,他的《昆虫学回忆录》第十卷问世了。随着全十卷精装本《昆虫学回忆录》的出版,他的名字广为传颂,荣誉也纷至沓来。面对不期而至的光彩和荣耀,法布尔困惑地说:“这些做法,也太‘神乎’了。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憔悴,一天比一天临近末日。”他一生中获得超过40项正式奖,其中,11次获得法兰西科学院颁发的“日内”奖。法国文学界曾以“昆虫世界的维吉尔”为称号,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可惜还没来得及做出最后决议,法布尔已经去世,但这一称号已被人们广为传颂。法布尔被当时法国与国际学术界誉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导人”;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夸奖为“无与伦比的观察家”;被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称赞为“昆虫世界的诗人”。

法布尔是在自然状态下研究昆虫的第一人。他摒弃了当时流行的在实验室通过解剖等方法进行昆虫研究的做法,而是在纯粹的自然环境中对昆虫观察、实验、记录、研究和分析,“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他那追求真实的科学精神,一直以来广为科学界、艺术界和世人称道。正是这种追求真理、探求真相、记述事实的精神,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极其顽强的持久生命力,长盛不衰,广为流传。

编者

目 录

我的童年	(1)
我的家庭	(10)
我的学校	(21)
我的小桌	(40)
我的荒石园	(50)
西绪福斯虫和父性本能	(59)
大力神埋粪虫的父爱	(70)
昆虫为什么装死	(81)
白蝎的所谓“自杀”	(92)
论反常	(98)
驳变形论	(110)
猫的故事	(116)
一个与事实不符的寓言	(124)
神奇的圣甲虫	(136)
净化环境的埋粪虫	(150)
金步甲的婚俗	(155)
食尸虫	(162)
结串而行的松毛虫	(174)
圣栎树胭脂虫	(190)

我的童年

每个儿童在快乐的时候，他差不多跟虫类一模一样。他可以把开满花的山楂树当作虫子的床，将一只扎了孔的纸盒架在山楂树上，在里边养上鳃角金龟和金匠花金龟，儿童心里便得到莫大的满足。儿童在一心想着鸟的时候，他差不多跟鸟类没什么区别；他非得亲眼看见鸟巢、鸟蛋和大张着小黄嘴的鸟娃娃不行，无论如何也得看一看。从幼年开始，我就被蘑菇吸引住了，它们有着如此多的颜色。从第一次穿上背带裤，开始坠入读书识字那如看天书一样的十里烟云时，我这天真的男童似乎觉得，自己如同第一次找到鸟巢、采到蘑菇时那样痴迷。听我说说这些至关重要的事吧。人年纪大了，就爱唠叨往事。

反复出现的好奇心将我们从无意识的模糊状态中分离出来。这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时刻，这时，你们正追忆起遥远的年月，这更使我不由得想起自己那些最美好的岁月。一窝小山鹑正晒着太阳睡午觉，突然有一位行人路过，惊得它们四下里散开。一团团可爱的小羽绒球慌忙飞起，很快消失在荆棘丛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刚听到一声呼唤，大家就都回到母亲的羽翼下面。当我回忆童年的时候，情形与此相似。往事也犹如一种雏鸟，它们已被生活的荆棘扯掉了羽毛，然而一经提示，它们就回到了我的记忆里。有一类往事，尽管避开了荆棘，但每当提起，总是让人疼得直摇头；另一类往事没有再回来，它们已经在市场商贩的摊位上被买去了；还有一类往事则一直保留着清清楚楚的印象。不过，在这些从时间利爪下逃生的往事里，最富有生气的

是那些最早发生的事情。儿童记忆的那层软蜡膜，在这些事情中已经转变成很难磨蚀的青铜壳。

就在那一天，我非常阔气，不但有了一个解馋的苹果，还可以自由活动。我准备到附近一座小山山顶上去看一看，当时对我而言那里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山顶上长着一排树，它们背对着风，弯着腰不断摇摆，仿佛要撒腿逃去。在家里我从窗户望去，看见它们在暴风雨中不住地向我点头致意；多少回，我盯着它们在北风如扫帚一般沿山坡卷扫积雪时形成的滚滚白烟里，绝望地挣扎！那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树啊，它们如今在干什么？

我对它们的逆来顺受挺感兴趣。今天在一片蔚蓝晴空下它们安闲自在，明天当乌云掠过的时候它们会不停地摇摆。在它们平静的时候我觉得十分舒服，在它们惊恐万状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难受。它们就是朋友。它们时时刻刻都能出现在我的眼前。清晨，太阳从它们身后那明亮的天幕上升起，光芒万丈。太阳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到上面看一看，或许我能搞出个究竟来。

我沿着山坡向上爬。坡面是不太茂盛的草地，已经快被羊群啃光了。看不到一簇荆棘，很好，否则衣服会扯得全是口子，回家后我还会被问罪；没有岩石块，也很好，不然说不定会出什么乱子。只有一些扁平的大石片，稀疏地散落在山坡上。你只管一直走，路面都一样。不过，这里的草地如同尖屋顶似的，有一定的倾斜度。只感到坡面很长很长，我的双腿真是太短了。我几步一抬头，不住地往山顶望去。我那些朋友们——山顶上的树，老是让我体会不到和它们越走越近的感觉。加油儿，小家伙！一直向上爬。

哦，出现在我脚旁的是什么？原来刚刚有一只漂亮的鸟打藏身的大石片遮雨檐底下飞去了。上天恩赐，石下洞里有一个用绒絮和细稻草做的鸟窝。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鸟窝，是鸟类给我带来的第一次快乐。窝里有六只小蛋，互相挤在一块儿，看着是如

此可爱。鸟蛋颜色很蓝，仿佛在青天的蓝颜色中浸染过一样。我被这等美景惊呆了，心里激动得难以名状，就势趴倒在地，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鸟窝。

这时，鸟妈妈发着吱吱的尖细喉音，焦急地扑棱着翅膀，打一块石头飞到另一块石头上，一直不离这位冒失鬼的左右。我当时正处在一个不知天下有怜悯之心的年纪，蛮劲儿十足，还不懂得做母亲的一片苦心。一个计划在我心中酝酿，那是一种透着小猎食动物心理的计划：过半个月我再来，在雏鸟离巢前将它们取走。在这段等待的日子里，我先取走一只小蓝蛋；只取一只，这样可以骄傲地证明我发现了一窝鸟蛋。我惟恐将小蛋挤碎，手中抓上一些苔藓，将小蛋包在苔藓窝儿里。唉，随便吧，就叫童年时期压根儿没有过第一次发现鸟窝这种狂喜的人来责备我吧。

我轻轻握着揪心的小东西，惟恐稍有闪失会弄坏它。索性就此止步，不再向山上爬了。待将来有一天，我再登上山顶，去看那些能升起太阳来的树木。我沿着山坡向下走。当走到山下的时候，碰上了副本堂神甫先生，正一边读着他的经本，一边悠闲地散着步。他以为我拿着圣物什么的，走路时步子迈得那样重。我将那手背到身子后面，没想到他还是看见我手里有东西。

“是什么，孩子？”教士问。

我有点儿发慌，伸开那手，让他看了看卧在苔藓窝儿里的小蓝蛋。

“噢！一个萨克西高勒蛋。”副本堂神甫说，“你是打什么地方搞来的？”

“山上，石头下边。”

提问步步紧逼，我的小过失完全坦白出来：我没想找什么，只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了一个鸟窝；鸟窝中有六个蛋；我打里边取了一个，瞧，就是这个；我打算待那五只小鸟出壳；待雏鸟翅膀上长出粗羽毛时，我再去将它们全部弄回来。

“亲爱的小朋友，”教士说话了，“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将一窝小鸟从它们母亲身边抢去。你应该尊重一个无辜的家庭。你要使仁慈上帝的那些鸟长大，要使它们从窝里飞走。它们是田野的快乐，它们可以清除地里的害虫。假若你想做个好孩子，那就不要再去做破坏那个鸟窝。”

我向他保证坚决照他说的去做。教士接着散步。当我回到家中，我这儿童心智的处女地里，已经着着实实播下了两颗种子。一颗是一席权威的话，这些话使我懂得了损害鸟窝是非常不好的做法。不过，我还是有些弄不懂，鸟类怎么会来帮助我们消除害虫，消除那些破坏收成的祸害。然而，我内心深处确实已经感到，惊吓母鸟是不良行为。

另一颗种子是那个“萨克西高勒”，这个词是教士看到我拣来的鸟蛋时说的。哦！我心中暗想，原来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也有名字。是谁给它们起的？我在草地和树林中见过各种各样的动物，它们又都叫什么名字呢？“萨克西高勒”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光阴荏苒。后来我学了拉丁语，这才明白“萨克西高勒”那个词指的是居住在岩石间的人。真是这样的，当年我看见的那只鸟，在我着迷地盯着它那窝蛋时，它的确是打一处岩石尖上飞到另一处岩石尖上；并且所安的家，即它的鸟窝，也正是在一块大岩石做的屋顶下。打书本里我又无形中进一步获得一种知识，懂得了这种喜欢居住在多石山丘上的鸟还有另一个名字：“土坷拉鸟”，因为它在耕过的田里老是踩着这一块一块的土坷拉飞跳，巡视那翻出了很多虫子的道道田垄。此后，我又了解到普罗旺斯人给它起的另一个名字：“白屁股鸟”。这个称呼很富有想象力，叫人一听便可以想到：当这种鸟看到一只昆虫在翻过的田土上时，就会突然一蹦做个空中杂技的动作，它尾翼上的一撮白毛就会向两边展开，那样子好似一只白蝴蝶。

这样一来，便有了一整套的名称词汇。过了一段时间，我已经能够用尊姓大名，朝着田野大舞台上成百上千的演员们，朝着田边小路旁成百上千向我们展开笑脸的小花们，热情致意了。副本堂神甫无形中说出的那个名词，为我展示出了一个世界，那便是一个由拥有学名的花草虫鸟们构成的世界。等到以后再整理这些数不胜数的词汇吧。现在，我们只重温与“萨克西高勒”有关系的往事。

我们村子朝西的一面地势有些倾斜，斜坡上分布着长有李树和苹果树的小果园，树上的果子快熟了。小果园一片连着一片，其景致就仿佛果园形成的瀑布。一片片的土地层层排列着，每片土地全凭一圈矮墙拢住，墙上全是斑斑点点的地衣与苔藓。坡地脚下流着一条小溪。溪水不宽，差不多可以一步就跳跃过去。在一些溪水开阔的浅滩上，半露着大块的正石，人们能踩着过去。这小溪没有让母亲在孩子不见时心神不定的深水，最深的地方刚到膝盖。可爱的小溪，我不只见过一条浩淼的江河，也见过望不到天际的大海，可只有你是如此清新，如此明澈，如此安静。在我的记忆里，什么都比不上你那处根本算不上壮观的细水小瀑布。你之所以使人难以忘怀，就因为你是最早印记在人们心中的壮丽诗篇。

一位磨坊主打起了小溪的算盘，想叫这穿越草地欢快轻流的细水做些有益的事情。在山丘半腰的地方开一道渠，渠沟便顺着缓坡的斜度把一部分溪水分流出来，引入一个蓄水池。蓄水池就成为推动磨坊转轮的动力源。水池边上是一条行人经常来往的小道，水池下方修了一道拦水墙。

有一天，我骑到一位小伙伴的肩上，扒着满是蕨类植物的脏墙，从墙头往里看。那是一眼看不到底的死水，浮满了绿色的黏毛。这块黏乎乎的地毯露着一些空洞，空洞的地方有一种表皮是黑黄花颜色的短粗蜥蜴正懒洋洋地游动着。如果是现在，我就会

称它蝾螈；但在那时，我认为它是眼镜蛇和龙的子孙，即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大人们为我们讲的那些可怕故事里的怪物。我的上帝！我可不愿再看下去了，赶紧下来吧。

自那里接着向下，水继续流成小溪，溪水又分出几条支流。每个岔口的地方全长着桤木和栲木。这些树木歪着上身，枝叶互相交织成了绿荫凉篷。凉篷的下边是七扭八歪的粗树根形成的门厅。门厅向里是幽暗的长洞廊，就如同妙趣天成的水上隐蔽所。这些隐蔽所的门前摇曳着一丁点儿阳光，光线照到的地方形成一个个圆圆的亮点，这是由于阳光过了一道枝叶编织的筛子。

洞廊的水里游着红脖子鲦鱼。咱轻着点儿走。咱趴在地上看一看。呵，这些小鱼多美呀，脖子鲜红鲜红的！小鱼一条紧挨着一条，挤成一群，头全向着逆水方向。它们的腮一鼓一瘪，不住地吐着大口大口的漱口水。它们只需轻轻抖着尾巴和背鳍，便可以在流水中原地不动。树上掉下来一片树叶。哦！队形立刻散开，小鱼们眨眼间没有了踪影。

距溪水远些的地方，长着一小片山毛榉，每棵树干全都光滑笔直，如同一片塔林。壮观的树冠枝叶间，几只短喙乌鸦一边喳喳地讨论着什么，一边从翅膀上拔掉几根老羽毛。地上铺满了青苔。在这软绵绵的地毯上走出没有几步远，便发现了一个蘑菇，它还未完全长开，看上去就如同一只到处流浪的母鸡扔的一个蛋。这是我一生头一次采到蘑菇。我破天荒第一次将一个蘑菇捏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瞅着，想知道它的构造是怎样的。一种特别的好奇心油然而生，而这好奇心便是让人萌生观察欲望的一种启蒙。

不久，我又看见一些蘑菇，有大有小，形状各异，颜色有别。在我这个初学者看来，这已算是大饱眼福了。那些蘑菇，有一些被造成了钟形、熄烛罩形或者平底杯形，有一些被拉成了梭子形，抠成了漏斗形，塑成了半球形。我碰到了这样一种蘑菇，

折断之后能淌出一种奶汁状的液体；也碰到了这样一种蘑菇，捏碎之后只需片刻，就变成蓝色的了；还碰到了这样一种蘑菇，个头长得非常大，但开始溃烂了，腐烂处攒动着蛆虫。

还有一种形状像梨的蘑菇，质地干燥，顶端敞着个小圆口。当我用手指轻轻弹敲它们的鼓肚时，它们便如同小烟囱一样从圆口里冒出一股股烟雾。这情景让我觉得非常新奇。我采了很多，装满了一个衣服口袋，有时间就取出一个让它冒冒烟玩，一直将里边的烟尘状东西弹敲干净，最后就剩下火绒样的一个小绒球。

这片充满了乐趣的小树林让我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自打第一次看见蘑菇，我后来又从小树林去了许多回。在乌鸦们的喳喳声中，我在那里完成了在实践中认识蘑菇的学业。无形中，我已采集了很多蘑菇；可是，我的收获并不被家人所接受。我们那里称蘑菇为“布道雷耳”，得了这样名字的蘑菇，在家人那里名声不好，他们说它会使人中毒。我怎么也搞不清楚，看上去如此叫人喜欢的“布道雷耳”，怎么会这么险恶。在父母给我讲了自己的亲身经验之后，我才知道了是怎样一回事。即使这样，也一点儿都没妨碍我与这带毒之物保持十分亲密的联系。

因为我经常光顾山毛榉林，后来总结出自己发现的所有蘑菇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的品种最多，这类蘑菇底部全有放射状的页瓣。第二类的朝下一面，长着一层厚垫，垫上有一些肉眼刚刚可以看到的细筛眼儿。第三类的表面上分布着很多小尖头儿，样子如同猫舌头上的细小鼓突。我需要一种可以帮助记忆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最后就发明了这种分类法。

又过了很久，我无意中弄到几本小册子，这时候我才明白，早有人掌握了我的三种分类法；他们甚至还用了拉丁文名称。虽然我不认识拉丁文，但并未因此而扫兴。为我提供第一批法文、拉丁文互译练习机会的拉丁文名称，让蘑菇变得高贵起来；那种本堂神甫先生诵说弥撒经文的时候经常用的古代人说话方式，让

蘑菇变得光荣了；这样一来，蘑菇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了。为让如此高明的称号体现出价值，要想方设法使它们具有实际意义。

就在这些小册子中，也提到了那种会冒烟的使我十分开心的蘑菇。那种蘑菇名叫“狼放屁”。我觉得这名字很不好听，显得很没教养似的。接下来，书里又提到它的一个较为体面的拉丁文名称，叫做“丽高拜东”。不料这拉丁名看起来是体面些，却没想到徒有其表，因为后来有一天，我按照拉丁词根构词法才搞明白，原来“丽高拜东”这个词的意思正好就指的是“狼放屁”。植物史领域有着众多的名词术语，它们并不都适合用法语译出其意思。古代人留给我们的东西并不像我们今天留下的东西那么严谨规范，他们的植物学，多处保留着有悖于道德文明的非常明显的粗俗风格。

不久前，我怀着不为大人所理解的孩童好奇心，一个人闯入认识蘑菇的天地；然而那幸福的童年生活很快就变得这么遥远！“Eheu! fugaces labuntur anni”（拉丁语，大意是：呜呼！岁月飞逝而去。——译者注），贺拉斯曾经这样感慨。噢！确实这样，光阴荏苒，岁月飞逝；现在更是这样，眼看它们快要枯竭了。岁月曾经是快乐的小溪，不紧不慢地穿行在柔柳轻絮之间，沿着感觉不到倾斜的坡面悠然漫步；现在它们已是湍急的水流，不留情面地撞着一堆老骨头老筋，横冲直闯地流入深渊。光阴转瞬即逝，让我们珍惜它吧。

傍晚时分，樵夫赶快将最后几束柴捆拢起来。与樵夫一样，我这个身在学问森林中的砍柴人，当晚年来临之际，曾想过将自己采伐到的偌大柴捆整理一番。我对各类昆虫本能的研究还有什么未做？大致想想，所剩无几；最多还开着几个窗口，窗前那片世界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还得进一步探求。

从我还是孩童时起，各式各样的蘑菇便让我享受到了植物学

带来的欢乐。但它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常常去林中探望它们，即便是今天也还是这样。每逢秋季，只要下午天气宜人，我肯定会拖着僵直沉重的步履去拜访它们，不为别的，只想与它们重新建立彼此间相互了解的关系。我老是期望着能多看一眼那美好的景色，很大一片玫瑰红色的欧石南地毯上，处处点缀着牛肝菌那巨大的脑袋，伞菌那迷人的柱头，还有珊瑚菌那一丛丛、一簇簇绛紫、通红的姿容。

塞里尼昂应该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站了。这里的蘑菇尽情地向我展示了它们的诱人的姿色。在近处那生着成片圣栎树、野草莓树和迷迭香的小山丘上，居然长着如此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蘑菇。这几年来，这样一笔财富一下子让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一项走火入魔般的计划。我觉得一定要采用画模拟像的方法，把我不可能按原样保存在标本集里的东西收集在一块儿。基于这一想法，我开始画画了。四处可以看得到的各种各样的蘑菇，不论它多大，也不论它多小，我全按照它们自然状态的尺寸画下来。水彩画艺术与我不曾有缘。但无所谓，不曾实践过的事，我就发明创造出来吧。我可能刚开始画得不很好，而后稍微强一些，最后就可以画好。我心里想，对于每日逐字写作散文的苦熬生活来说，画笔一定会让人消闲遣兴。

目前，我已经成了拥有几百幅蘑菇图的人。住宅周围一带各式各样的蘑菇，全按照原来的大小和原色画在了这些纸上。我这一大本蘑菇图集有着很高的价值。假若说它在艺术表现上不够纯熟，但至少是具备准确性的。画集的事情传了出去，一到星期天便有人来观赏。来的人全是乡下的普通人，他们天真地看着一幅幅画，对在既无模子又无圆规的情况下完全手工画出如此绝妙的画，觉得十分惊讶。他们即刻认出了画上的是什么蘑菇，把老百姓怎样称呼它的情形说给我听。如此说来，我的画笔还是如实地表现了观察对象的原貌。

这一摞厚厚的水彩画，是花费了很多心血而得来的成果，它们以后将变成什么模样呢？可以预见，在开始一段时间，家人会虔诚地保存我这份遗物；可是它们总要成为累赘，从一个壁橱换到另一个壁橱，从一个阁楼塞进另一个阁楼，耗子经常光顾，纸面污迹斑斑，总有一天会落到某位远房小孙子手里，被撕成正方形，折个纸鸡纸鸟。那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依照个人的心愿而十分珍爱过的东西，最终将凄惨地被现实的利爪所毁坏。

我的家庭

人类有人类的本能。有一些人就如同在芸芸众生的平原上巍然屹立的山峰，其势之强已达到某种超凡境界，所以他们获得了“天才”的称誉。超凡的形象让我们惊愕不已，它从一派平凡中闪现出来；光辉的亮点使我们惊愕不已，它在一片黑暗中熠熠闪光。我们只顾赞叹，却压根儿就未弄明白某士某君那光芒四射的辉煌是从哪里得来的。大家全这样说他们：“那些人太有细胞儿了。”

有一个放山羊的人，老摆弄着几堆小碎石块消遣。他后来成了既快又准的算术专家，运算速度和准确性令人难以置信。他根本用不着任何辅助方法，只靠一会儿凝神就可以了。他硬是能把那么多数字搅在一起，让人听了都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那些复杂的数字是有条不紊地排列在他头脑里的，当突然间听他说出那个已经显示不出运算步骤的结果时，是我们自己感到头痛而已。这样一位令人叫绝的算术杂技演员，具备数字的本能、天赋和细胞儿。

还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在弹子球和陀螺让人们玩得着了迷的年代，此人却从来不去玩这些游戏，独自躲开热闹的环境，静听自己唱出的歌声，仿佛是在聆听上天的竖琴合奏产生的回声。他的脑袋便是一座充满了由一架想象出来的管风琴发出雄浑声响的大教堂。音色丰富的奏鸣声，是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得到的亲切的合奏音乐，令他一时间沉浸于异常愉悦的心境当中。这个人获得的是温和平静的情愫，但是他注定了要在以后的某一天，以妙趣天成的音乐来激励我们的崇高情怀。他具备声律的本能、天分和细胞儿。

再说一个这样的人物，是个只要吃涂了果酱的面包片，便会把果酱抹得满脸都是的毛孩子，但是，他非常爱用胶泥捏制小泥人。泥像那天真的傻笨姿态，逼真得令人吃惊。使用刀尖刻画，一块欧石南根就能做出鬼脸来，模样如同一个让人看了发笑的面具；经由他的加工，黄杨木会变成绵羊或者小马的模样；在一块质地较软的石块上，他可以刻出自己那条狗的头像。任他自由发挥吧，或许上帝会助他一臂之力，如此说来，这孩子或许会成为闻名的雕刻家。他具备形体的本能、天分和细胞儿。

像这样的人物，在人类活动的每一分支领域里，诸如艺术和科学，工业和商业，文学和哲学等等，都存在着。我们自身一开始都存在那种日后会让你从平凡的人群中脱颖而出的萌芽。可这种天赋是从哪儿来的呢？有人说，这是由祖传作用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一种遗传作用，经过代代或隔代相袭的方式，把那天赋传给我们。随着时间的前进，天赋又不断得到加强，不断发生变异。你翻阅一下家族档案，就一定会追溯到天赋的源头，它最初是涓涓细流，而后则汇成了小河，汇成了大江。

遗传，这字眼儿背后是怎样黑暗莫测呀！具有超前认识力的科学，曾尝试着向这黑暗里投射些光亮。但是科学却只为自己找到了一套未开化者那样的莫名的用语，原本就很难看清的东西变